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魏諸宗室

上谷公紇羅

建德公嬰女文真定侯陸

武陵侯因

長樂王壽樂

望都公頽

曲陽侯素延

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

六修

吉陽男比干

江夏公呂西河公敷

高涼王孤

司徒石

武衛將軍謂

淮陰侯大頭扶風公慶實

河間公齊文安公泥

寔君



秦王翰

常山王遵

五世孫

陳留王虔

五世孫

毗陵王順

遼西公意烈

窟咄

上谷公紇羅神元皇帝之曾孫也初從道武皇帝自獨孤如賀蘭部與弟建勸賀蘭訥推道武為主及道武即位以援立功與建同日封爵為公卒子題賜爵襄城公後進爵為王擊慕容麟於臺中流矢薨帝以太醫令陰氏為

視療不盡術伏法子悉龍襲降爵為襄陽公卒贈襄城王神元後又有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竝仕太武特獲封爵武陵侯因長樂王壽樂竝章帝之後也因從道武平中原以功封曲逆侯太武時改爵武陵壽樂位選部尚書南安王改封長樂王文成即位壽樂有援立功拜太宰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矜功與尚書令長孫渴侯爭權竝伏法

望都公頽昭帝之後也隨道武平中原賜爵望都侯太武以頽美儀容進止可觀使迎左昭儀於蠕蠕進爵為公卒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自辰竝桓帝之後也素延



以少統從道武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道武之驚駭  
相封也并州守將封竇真為逆素延斬之時道武意欲撫  
悅新附悔參合之誅而素延殺戮過多坐免官中山平拜  
幽州刺史豪奢放逸左遷上谷太守後賜爵曲陽侯時道  
武留心黃老欲以純風化俗雖乘輿服御皆去雕飾素延  
奢侈過度帝深銜之積其過因徵坐賜死郁少忠正允直  
文成時位殿中尚書賜爵順陽公文成崩乙渾專權郁從  
順德門入欲誅渾渾窘怖遂奉獻文臨朝後復謀殺渾為  
渾所誅獻文錄郁忠正追贈順陽王謚曰簡目辰文成即  
位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封南平公乙渾謀亂目辰順陽公

謀殺之事發目辰逃免獻文傳位有定策勲孝文即位進

爵宜都王除雍州刺史鎮長安有罪伏法爵除

六修穆帝長子也少兇悻穆帝五年遣六修與輔相衛雄

范班及姬澹等救劉琨帝躬統大兵為後繼劉粲懼突圍

而走殺傷甚衆帝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為變赤穆

帝少子比延有寵欲以為後六修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

六修有驍驢駿馬日行五百里穆帝欲取以給比延後六

修來朝穆帝又命拜比延六修不從穆帝乃坐比延於已

所乘步輦使人導從出遊六修望見以為穆帝謁伏路左

及至乃是比延慙怒而去穆帝怒伐之帝軍不利六修殺



比延帝改服微行人間有賤婦人識帝遂暴崩桓帝子普  
根先守于外聞難來赴滅之

吉陽男比干江夏公呂竝道武族弟也比干以司衛監討  
白澗丁零有功賜爵吉陽男後爲南道都將戰沒呂以軍  
功封江夏公位外都大官大見尊重卒贈江夏王陪葬金  
陵

高涼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多才藝有志略烈帝之  
前元年國有內難昭成如襄國後烈帝臨崩顧命迎立昭  
成及崩羣臣咸以新有大故昭成來未可果宜立長君次  
弟屈剛猛多變不如孤之寬和柔順於是大人梁蓋等殺

屈共推孤不肯乃自詣鄴奉迎請身留爲質石季龍義而  
從之昭成即王位乃分國半部以與之蓋苑子斤失職懷怒  
構寔君爲逆死於長安道武時以孤勲高追封高涼王諡  
曰神武斤子眞樂頻有戰功後龍祖封明元初改封平陽  
王薨子禮龍襲本爵高涼王薨諡懿王子那襲爵拜中都大  
官驍猛善攻戰正平初坐事伏法獻文即位追那功命子  
紇紹封薨子大曹性原直孝文時諸王非道武子孫者例  
降爵爲公以大曹先世讓國功重高祖眞樂勲著前朝改  
封太原郡公卒無子國除宣武又以大曹從兄子洪威紹  
恭謙好學爲潁川太守有政績孝靜初在潁川聚衆應西



魏齊神武遣將討平之禮弟陵太武賜爵襄邑男進爵為  
子卒子瓌位柔玄鎮司馬瓌子鷲字孔雀孝文末以軍功  
賜爵晉陽男武泰元年尔朱榮至河陰殺戮朝士時鷲與  
榮共登高塢俯而觀之自此後與榮合永安初封華山王  
莊帝既殺尔朱榮從子兆為亂帝欲率諸軍親討而鷲與  
兆陰通乃勸帝曰黃河萬仞寧可卒度帝遂自安及兆入  
殿鷲又約止衛兵帝見逼京邑破皆由鷲之謀孝靜初入  
為大司馬加侍中鷲容貌魁壯嘗帶十圍有武藝木訥少  
言性方厚每息直省閨雖暑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高岳  
之席咸陽王坦恃力使酒衆皆下之坦謂鷲曰孔雀老武  
官何因得王鷲答曰斬及尔朱情首是以得之衆皆失色  
鷲怡然如故興和二年亮贈假黃鉞尚書令司徒公子  
器襲爵後與元瑾謀害齊文襄見害孤孫度道武初賜爵  
松滋侯位比部尚書卒子乙斤襲爵襄陽侯獻文崇舊齒  
拜外都大官其優重卒子平字楚國襲爵世爵松滋侯以軍  
功賜艾陵男卒子莨孝文時襲爵松滋侯例降侯賜艾陵  
伯莨性剛毅雖有吉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莨以  
代豈留鎮除懷朔鎮都大將因別賜莨酒雖拜飲而顏色  
不泰帝曰聞公一生不笑今方隔山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帝曰五行之氣備有所不入六合之間亦何事不有左



見者無不把腕大笑宣武時為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妻  
以河橋船經路狹不便行旅又秋水汎漲年常破壞乃為  
船路遂廣空車從京出者率令輸石一雙累以為岸橋  
來往便利近橋諸郡無復勞擾公私賴之歷位度支尚書  
侍中雍州刺史卒謚曰忠長中年以後官位微達乃自尊  
倨閨門無禮昆季不穆性又貪虐論者鄙之長子子華字  
伏榮龍表爵孝莊初除齊州刺史先是州境數經反逆邪果  
之亂人不自保而子華撫集豪右委之管籥眾皆感悅境  
內帖然而性甚褊急當其急也只不擇言手自捶擊長史  
鄭子湛子華親友也湛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

不能改在官不為矯潔之行凡有餽贈者辭多受少故人  
不厭其取鞠獄訊囚務加仁恕齊人樹碑頌德後除齊州  
刺史亦朱兆之入洛也齊州城人趙洛周逐刺史丹楊王  
蕭肅贊表濟南太守房士達攝行州事洛周子元顯先隨子  
華在濟州邀路改表請子華復為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  
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為中毒母甚憂懼子華遂  
掬吐盡噉之其母乃安尋以母憂還都孝靜初除南兖州  
刺史弟子思通使關西朝廷使右衛將軍郭瓊收之子思  
謂令僕曰速可見殺何為父執國士子華謂子思曰由汝  
麤疏令我如此頭叩牀涕泣不自勝子思以手拊頤顧謂

此人所論



子華曰君惡體氣尋與子思俱賜死於門下外省子思字  
 衆念性剛暴恚以忠烈自許元天穆當朝權以親從薦為  
 御史中尉先是兼尚書僕射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  
 於公事不應為送御史至子思奏曰案御史令文十尉督  
 司百寮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輻前驅除  
 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時經四帝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  
 以周旋未曾暫廢府寺臺省竝從此令唯肅宗之世為  
 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臣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由  
 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啓云尚書百揆之本太  
 納言之責不宜下諫中尉送名御史尋亦蒙教聽

從此迄今使無准一臣初上臺且見其事意欲申請決議  
 但以權兼斯未宜便爾日復一日遂歷炎涼去月朔旦臺  
 移尚書索應朝名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并主吏勿心  
 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案崔暉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  
 複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  
 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恠愕於省二三未解所以正謂都省別  
 被新式改易高祖舊命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中  
 郎王元旭報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  
 謨兩人心欲自矯臣案漢書宣秉云詔徵秉為御史中丞  
 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並尊席而坐京師號之為



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云文陽傳故傳皆云既為中丞  
百寮震悚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省郎蓋已久矣憲臺不  
屬都坐亦非今日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百  
官簿帳應送尚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  
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不付名云否臧  
何驗臣順專執未為平通先朝曲遂豈是正法謹案尚書  
郎中臣裴獻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參清官輕弄短札  
斐然若斯苟執異端忽焉至此此而不綱將隳朝令請以  
見事免獻伯等所居官付法科處尚書納言之本令僕百  
揆之要同彼浮虛助茲乖失宜叩首從節級其罪詔曰國

異政不可據之古事付司檢高祖舊格推處得失以聞尋  
從子思奏仍為元天穆所忿遂停元顥之敗封安定縣子  
孝靜時位侍中而死萇弟珍守金省襲爵文陵男宣武時  
曲事高肇遂為帝寵昵彭城王勰之死珍率壯士害之後  
卒於尚書左僕射平弟長生位游擊將軍卒孝莊時以子  
天穆貴盛贈司空天穆性和厚美形貌射有能名六鎮之  
亂尚書令李崇廣陽王深北討天穆以太尉使勞諸軍路  
出秀容見介朱榮深相結託約為兄弟未幾改授別將赴  
秀容為榮腹心除并州刺史及榮赴洛天穆參其始謀莊  
帝踐阼除太尉封上黨王徵赴京師後增封通前三萬戶



尋監國史錄尚書事開府世襲并州刺史初杜洛周鮮于  
修禮爲寇瀛冀諸州人多避亂南向幽州前北平府主簿  
河間邢杲擁率部曲屯據鄭城以拒洛周葛榮垂將三載  
及廣陽王深等敗後杲南度居青州北海界靈太后詔流  
人所任皆置命屬郡縣選豪右爲守令以撫鎮之時青州  
刺史元世雋表置新安郡以杲爲太守未報會臺申休簡  
授郡縣以杲從子子瑤資蔭居前乃授河間太守杲深恥  
恨於是遂反所在流人先爲土人陵忽聞杲起逆率來從  
之旬朔之間衆踰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人好食榆  
葉故齊人號之爲蝥榆賊杲東掠光州盡海而還又破都

督李叔仁軍詔天穆與齊神武討大破之杲乃請降傳送  
京師斬之時元顥乘虛陷滎陽天穆聞莊帝北巡自畢公  
壘北度會車駕於河內尔朱榮以天時炎熱欲還師天穆  
苦執不可榮乃從之莊帝還宮加太宰羽葆鼓吹增邑通  
前七萬戶天穆以踈屬本無德望憑藉尔朱爵位隆極當  
時熏灼朝野王公已下每旦盈門受納財貨珍寶充積而  
寬柔容物不甚見忌於時莊帝以其榮黨外示優寵詔天  
穆乘車馬出入大司馬門天穆與榮相倚榮常以兄禮事  
之世隆等雖榮子姪位遇已重天穆曾言其失榮即加杖  
其相親任如此莊帝內畏惡之與榮同時見殺節閔初贈



丞相柱國大將軍雍州刺史假黃鉞諡曰武昭子儼襲美  
貌位都官尚書及齊受禪聞敕召假病遂怖而卒  
西河公敦平文帝之曾孫也道武初從征名居諸將後從  
征中山所向無前明元時拜中都大官太武時進爵西河  
公寵遇彌篤卒子撥襲

司徒石平文帝之玄孫也有膽略從太武南討至瓜步山  
位尚書令雍州刺史歷北部侍郎華州刺史

武衛將軍謂列帝之第四子也寬雅有將略常從道武征  
討有功除武衛將軍子烏真膂力絕人隨道武征伐屢有  
戰功官至鉅鹿太守子興都聰敏剛毅文成時為河間太

駙爵樂城子為政嚴猛百姓憚之獻文初以子丕貴重  
進爵樂城侯謝老歸家帝益禮之賜几杖服物致膳於第  
其妻婁氏為東陽王太妃卒追贈定州刺史河間公諡曰  
宣子提襲父侯爵提弟丕太武時從駕臨江賜爵與平子  
獻文即位累遷侍中丞相乙渾謀反丕以奏聞詔收渾誅  
之遷尚書令改封東陽公孝文時封東陽王拜侍中司徒  
公丕子超生車駕親幸其第以執心不二詔賜丕入八議  
傳示子孫犯至百聽斬戮責數恕之放其同籍丁口雜使  
役調求受復除若有姦邪人方便譖毀者即加斬戮尋遷  
太尉錄尚書事時淮南王佗淮陽王尉元河東王苟頹竝



以舊老見禮。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進退相隨。丕佗元三人，皆容貌壯偉，鬚帶十圍，大耳秀眉，鬚鬢斑白。百寮觀瞻，莫不祇聳。唯荀頽小為短劣，姿望亦不逮之。孝文文明太后，重年敬舊，存問周渥。丕聲氣高朗，博記國事。饗宴之際，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敘列既往成敗。帝后敬納焉。然諂事要人，驕侮輕賤。每見王叡符承祖，常傾身下之。時文明太后為王叡造宅，故亦為造甲第。第成，帝后幸之，率百官文武饗宴焉。使尚書令王叡宣詔，賜丕金印一紐。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群官。丕上疏贊謝太后，令曰：「臣哉隣哉，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

詔在代之事，一委大傳，賜上所乘車馬，往來府省，不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疆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薨，詔六軍反。師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鑾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跂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



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隋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封新興公。初，李冲、文德望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丕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別居。後得宮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恂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據涇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不預始計，而隆起，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口乃致難。心頗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竝是黨，丕亦隨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竝以謀逆。

詔在代之事。一委太傅賜一乘車馬。往來府省。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於變俗遷洛，改官制服，禁絕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至於衣冕已行，朱服列位。而丕猶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并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以丕年衰體重，亦不彊責。及罷降非道。武子孫及異姓王者，雖駁於公爵，而利享封邑。亦不快。帝南征，丕表乞少留。思更圖。後舉會司徒馮誕。誕詔六軍反。旆丕又以熙薨于代。都表求鑿。駕親臨。詔曰：今洛邑肇構，豈望成勞。開闢暨今，豈有以天子之重。遠赴舅國之喪。朕縱欲為孝，其如大孝何。縱欲為義，其如大義何。天下至重。



君臣道懸豈宜苟相誘引陷君不德令僕已下可付法官  
貶之又詔以丕為都督領并州刺史後詔以平陽畿甸改  
封新興之初李冲又德為其所屬既當時貴要有杖情遂與  
子超娶冲兄女即伯尚妹也不前妻子隆同產數人皆與  
別居後得官人所生同宅共產父子情因此偏丕父子大  
意不樂遷洛帝之發平城太子冲留於舊京及將還洛隆  
與穆泰等密謀留冲因舉兵據河南北丕時以老居并州雖  
不預始計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慮不成乃致難心頗  
然之及帝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謀隆兄弟並是黨丕亦隨  
駕至平城每於測問令丕坐觀與元業等兄弟並以謀逆  
有司奏處斬戮詔以丕應連坐但以先許不死之詔躬非  
染逆之身聽免死仍為太原百姓其後妻三子聽隨隆超  
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時年垂八十猶自平城力  
載隨駕至洛留洛陽帝每遣左右慰勉之乃還晉陽孝文  
崩丕自并來赴宣武引見之以丕舊老禮有加尋敕留  
洛陽後宴于華林都亭特令二子扶持坐起丕仕歷六世  
垂七十年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  
絕人事詔以丕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詔贈左光  
祿大夫冀州刺史諡曰平長子隆先以反誅隆弟乙升超  
亦同誅超弟雋並立以軍功雋封新安縣男乙升封涇縣男



淮陵侯大頭烈帝之曾孫也善騎射擢爲內三郎文成初封淮陵性謹密帝甚重之位寧北將軍卒贈高平公諡曰烈

河間公齊烈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太武征赫連昌太武馬蹶賊逼帝齊以身蔽捍決死力戰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帝幾至危殆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閉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梁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於齊有力焉賜爵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爲公後與新興王俊討禿髮保周坐事免官爵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

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討之遂剋仇池威振秦隴復賜爵河間公與武都王楊保宗對峙駱谷時保宗弟文德說閉險自固有期矣秦州主簿淳澤因知之密告齊晨詣保宗呼曰古弼至欲宣詔保宗出齊叱左右扶保宗上馬馳驛送臺諸氏遂推文德爲主未幾於宋宋遣使房亮之符昭啖龍等率衆助文德齊使斬殺龍禽亮之氏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諡敬王長子陵性抗直天安初爲乙渾所害陵弟蘭以忠謹見賞孝文初賜爵建陽子卒於武川鎮將子志字猛略少清辯擅於屬覽書傳頗有文才爲洛陽令不避強禦與御史中尉李彪爭路俱入見面



陳得失彪言御史中尉辟承華蓋廷謂道劔鼓安有洛陽  
令與臣抗衡志言神鄉縣主普天之下誰不編戶豈有俯  
同衆官趨避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豐沛自應分路揚鑠  
自今以後可分路而行及出與彪折尺量道各取其半帝  
謂邢巒曰此兒竟可所謂王孫公子不鏤自彫巒曰露竹  
霜條故多勁節非巒則鳳其在本枝也貞外郎馮俊昭儀  
之策恃勢恣搗所部里正志令主史收繫處刑除官由此  
忤旨左遷太尉主簿俄為從事中郎車駕南征帝微服觀  
戰所有箭欲犯帝志以身軀之帝便得免矢中志目因此  
一曰喪明以志行恒州事宣武時除荊州刺史還朝御史

中尉王顯奏志於在州日抑買良人為婢兼乘請供朝會  
赦免明帝初兼廷尉卿後除揚州刺史賜爵建忠伯志在  
州威名雖減李宗亦為荆楚所憚尋為雍州刺史晚年耽  
好聲伎在揚州日侍側將百人器服珍麗冠於一時及在  
雍州道 年侈聚斂無極聲名遂損及莫折念生反詔志  
為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為  
賊所乘遂棄大眾奔還岐州賊遂攻城州刺史裴芬之疑  
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鏖志  
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太保  
扶風公處貞列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賜爵



扶風公委以大政甚見尊禮吐京胡曹僕渾等叛招引朔方胡為援處真與高涼王那等討滅之性貪婪在軍烈暴坐事伏法

文安公泥魏之踈族也性忠直有智畫道武厚遇之賜爵文安公拜安東將軍卒子屈龍襲爵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賜爵元城侯加功勞將軍與南平公長孫嵩白馬侯崔密等並決獄訟明元東巡命屈龍右丞相山陽侯奚斤行左丞相命掌軍國甚有聲譽後屈龍與離石胡出以兵等叛置立將校外引赫連屈匹郡會稽劉絜永安侯魏勳之勤沒於陣絜墜馬胡就

送屈匹唯屈衆猶存明元以屈出沒失二將欲斬之時并州刺史元六頭荒淫怠事乃赦屈令攝州事屈嗜酒頗廢政事帝積其前後失檻車徵還斬於市子磨渾少為明元所知元紹之逆也明元潛隱於外磨渾與叔孫詐云明元所在紹使帳下二人隨磨渾往規為逆磨渾既得出便縛帳下詣明元斬之帝得磨渾大喜因為羽翼以勲賜爵長沙公拜尚書出為定州刺史卒

昭成皇帝九子庶長曰寔君次曰明元帝次曰秦王翰次曰闕婆次曰壽鳩次曰紇根次曰地干次曰力真次曰窟咄



寔君性愚多不仁昭成季年苻堅遣行其唐公苻洛等來  
 寇南境昭成遣劉庫仁逆戰於石子嶺昭成時不勝不能  
 親勒眾軍乃率諸部避難陰山度漠北高車四面寇抄復  
 侵漠南苻洛軍退乃還雲中初昭成以弟孤讓國乃以半  
 部授孤孤子斤失職懷怨欲伺隙為亂獻明皇帝及秦明  
 王翰皆先終道武年甫五歲慕容容厚子闕婆等雖長而國  
 統未定斤因是說寔君曰帝將立慕容所生欲先殺汝是  
 以頃來諸子戎服夜以兵仗遶廬舍伺使將發時苻洛等  
 軍猶在君子津夜常警備諸皇子挾仗彷徨廬舍寔君以  
 斤言為信乃盡殺諸皇子昭成亦暴崩其夜諸皇子婦及  
 官人奔告洛軍堅將李柔張訢勒兵內逼部眾離散苻堅  
 聞之召燕鳳問其故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  
 君及斤輓之長安置君孫勿期位定州刺史賜爵林慮侯  
 卒子六狀真定侯

秦王翰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領騎二  
 千長統兵號令嚴信多有剋捷建國十五年卒道武即位  
 追贈秦主諡曰明子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髯有筆  
 略少能舞劍騎射絕人道武幸賀蘭部侍從出入登國初  
 賜爵光原公從破諸部有謀戰功及帝將圖慕容垂遣儀  
 觀農垂問儀道武不自來之意儀曰先人以來世據北土



子孫相承不失其舊舅祖受晉正爵稱代王東與燕世爲  
兄弟儀之奉命理謂非失垂壯其對因戲曰吾威加四海  
卿主不自見吾云何非失儀曰燕若不修文德欲以兵威  
自強此乃本朝將帥之事非儀所知也及還報曰垂死乃  
可圖今則未可帝作色問之儀曰垂年已暮其子寶弱而  
無威謀不能決慕容德自負才氣非弱主之臣豐將內起  
是可計之帝以爲然後改封平原公道武征衛辰儀出別  
道獲衛辰尸傳首行宮帝大喜徙封東平公命督屯田於  
河北自五原至相陽塞外分農稼大得人心慕容寶之寇  
五原儀躡據朔方要其還路及并州平儀功多遷尚書令  
從圍中山慕容德敗世帝以普麟妻周氏賜儀并其僮僕  
財物尋遷都督中外諸軍事左丞相進封衛王中山平復  
遣儀討鄴平之道武將還代都置中山行臺詔儀守尚書  
令以鎮之遠近懷附尋徵儀以丞相入輔又從征高車儀  
別從西北破其別部又從討姚平有功賜以絹布綿牛馬  
羊等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虔稱六稱異時人  
云衛王之子桓王稍太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夜召儀入曰卿  
聞夜喚乃不恠懼乎儀曰恠則有之懼實無也帝告以太  
武生賜儀御馬御帶縑錦等先是上谷侯岌張袞代郡許  
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



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不世之略吾等  
宜附其尾道武以儀器望待之尤重數幸其第如家人禮  
儀矜功恃寵遂與宜都公稭崇伏甲謀亂崇子遂留在伏  
士中道武召之將有所使遂留聞召恐發踰牆告狀帝祕  
而怒之天賜六年天文多變占者云當有逆臣伏尸流血  
帝惡之頗殺公卿欲以厭當天災儀內不自安單騎遁走  
帝使人追執之遂賜死葬以百姓禮儀十五子纂五歲道  
武命養於宮中恩與諸皇子同太武踐阼除定州刺史封  
中山公進爵為王賜步挽几以優異之纂好酒愛佞政以  
賄成太武殺其親嬖人後悔迨修謹拜內大將軍居官清

約簡慎更稱廉平纂於宗屬最長宗室有事成就諮焉薨  
諡曰簡纂弟良性忠篤明元追錄儀功封南陽王以紹儀  
後良弟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鷓飛  
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鷓遊飛稍高幹以二箭下  
雙鷓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  
為射鷓都將從太武南巡進爵新蔡公文成即位拜宰官  
尚書卒諡曰昭子禎膽氣過人大武時為司衛監從征蠕  
蠕忽遇賊別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  
賊果疑而避之孝文初賜爵沛郡公後拜南豫州刺史大  
胡山蠻時鈔掠前後守牧多羈縻而已禎乃召新蔡襄城



蠻首使之觀射先選左右能射者二十餘人禎自發數箭皆中然後命左右以次而射先出一囚犯死罪者使參射限命不中禎即責而斬之蠻魁等伏伎畏威相視股慄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皆著蠻衣云是鈔賊禎乃臨坐偽舉目瞻天微有風動禎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日當在西南五十里許即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禎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以不蠻等皆叩頭曰合万死禎即斬之因慰喻遣還自是境無暴掠淮南人相率投附者三千餘家置之城東汝水之側名曰歸義坊初豫州城豪胡丘生數與外交通及禎為刺史丘生嘗有犯

懷恨圖為不軌詐以婚進城人告云刺史欲遷城中大家送之向代共謀翻城城人石道起以事密告禎速掩丘生并諸預謀者禎曰吾不負人人何以叛但丘生誑誤若即收掩衆必大懼吾靜以待之不以自當悔服語未訖而城中三百人自縛詣州門陳丘生譎誑之罪而丘生單騎逃走禎恕而不問後徵為都牧尚書卒贈侍中儀同三司諡簡公有八子第五子瑞初瑞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也寤而私喜又問筮者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瑞禎以為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儀第烈剛武有智略元



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外詐附紹募執明元紹  
信之自延秋門出遂迎立明元以功進爵陰平王薨諡曰  
喜字求龍襲弟道子位下大夫道子子洛位羽林幢將洛子  
乞中散大夫乞子晏孝靜初累遷吏部尚書平心不撓時  
論稱之出為瀛州刺史在任未幾百姓欣賴將天樂之逆  
見引詔錄送定州賜死晏好集圖籍家書多秘閣諸有假  
借咸不逆其意亦以此見稱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  
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羣下遂止  
觚以求賂道武絕之觚率左右馳還為垂子寶所執垂待  
之更厚因留心學業誦讀經書數十萬言垂國人咸稱重  
之道武之討中山慕容普麟遂害觚以固衆心帝聞之哀  
慟及平中山發普麟塚斬其尸收議害觚者傅高霸程同  
等皆夷五族以大刃剉殺之乃葬觚追諡秦愍王封子婁  
為豫章王以紹觚

常山王遵壽鳩之子也少而壯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  
命勳賜爵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  
由是有交谷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勃  
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羣盜起遵討平之遷州牧封常山  
王遵好酒色天賜四年坐醉亂失禮於太原公主賜死葬  
以百姓禮子素明元從母所生特見親寵太武初復襲爵



休屠郁原等叛素討之斬渠率徙千餘家於涿鹿之陽立平原郡以處之及平統萬以素有威懷之略拜假節征西大將軍以鎮之後拜內都大官文成即位務崇寬政罷諸雜調有司奏國用不足固請復之唯素曰臣聞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帝善而從之素宗屬之懿又年老帝每引入訪以政事固辭疾歸第雅性方正居官五十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薨諡曰康陪葬金陵配饗廟廷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處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

之隊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卒于中軍都將第陪斤龍襲爵坐事國除陪斤子昭小字阿倪尚書張彝引兼殿中郎孝文將為齊郡王蘭舉哀而昭乃作宮懸帝大怒詔曰阿倪愚騷誰引為郎於是黜彝白衣守尚書昭遂停廢宣武時昭從弟暉親寵用事稍遷左丞宣武崩于忠執政昭為黃門郎又由事之忠專權擅威枉陷忠賢多昭所指導也靈太后臨朝為尚書河南尹龍聳而恨戾理務峭急所在患之尋出為雍州刺史在州貪虐大為人害後入為尚書諂事劉騰進號征西將軍卒贈尚書左僕射納貨元又



所以贈禮優越子玄字彥道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為洛陽令及節閔即位玄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帝即位以孫騰為左僕射騰即齊神武心膂仗入省玄依法舉劾當時咸為玄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薨諡曰平昭弟紹字醜倫少聰慧遷尚書右丞紹斷決不避強禦宣武詔令檢趙修獄以修佞幸因此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開紹曰修姦佞甚於董賢臣若不因釁除之恐陛下復闕哀帝之名以其言正遂不罪焉及出廣平王懷拜紹賀曰阿翁乃皇家之正直雖朱雲汲黯何以仰過紹曰

從闕之名五字當作哀而故之帝

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卒於涼州刺史陪下弟忠字仙德以忠謹聞孝文時累遷右僕射賜爵城陽公加侍中鎮西將軍有翼翹之歡百寮咸敬之太和四年病篤辭退養疾於高柳輿駕親送都門之外羣寮侍臣執別者莫不涕泣及卒皆悼惜之諡曰宣命有司為立碑銘子盛字始興襲爵位謁者僕射卒子懋字伯邕襲爵降為侯從駕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諡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從孝武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武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為嗣順於別室垂涕謂周文曰廣平雖親年德並茂不宜居大寶周文深然之

賦臣



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為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  
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  
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  
射中者即以賜之順發矢即中帝大悅并賞金帛順仍於  
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蹈金蓮手持刻炙遂勒背上序其射  
工子偉字猷有清才大統十六年封南安郡王及尉遲  
迴伐蜀以偉為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為六官建拜師氏  
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周明帝初拜師氏中大夫受詔於駙  
驎殿判正經籍建德中累遷小司寇為使主報聘於齊是  
秋武帝親戎東討偉遂為齊所留齊平偉方見釋加授上  
開府後除襄州刺史位大將軍偉性溫柔好虛靜篤學愛  
文初自鄴還庾信贈其詩曰梁亡垂棘反齊平寶鼎鼎歸為  
辭人所重如此後疾卒盛弟壽興少聰慧好學宣武初為  
徐州刺史在官貪虐失於人心其從兄侍中暉深害其能  
因譖之於帝詔尚書崔亮馳駟檢覈亮發日受暉旨遂鞭  
撻三寡婦令其自誣稱壽興慝已為婢壽興終恐不免乃  
令其外弟中兵參軍薛修義將車十乘運小麥經其禁之  
旁壽興因踰牆出修義以大木函盛壽興其上加麥載之  
而出遂至河東匿修義家逢赦乃出見帝自陳為暉所譖  
帝亦更無所責初壽興為中庶子時王顯在東宮賤因公



事壽興杖之四十及顯有寵為御史中尉奏壽興在家每有怨言誅謗朝廷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帝書半不成字當時見者亦知非本心但懼暉等威不敢申拔及行刑日顯自往看之壽興命筆自作墓誌銘曰洛陽男子姓元名景有道無時其年不永餘文多不載顧謂其子曰我棺中可著百張紙筆兩枚吾欲訟顯於地下若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逐無知亦何足戀及宣武崩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為前任中尉彈高闕讒諷所致靈太后臨朝三公郎中崔鴻上疏理壽興詔書追雪贈豫州刺史諡曰莊子最字幹從

孝武入關封樂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

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弼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即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齊神武有隙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齊神武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懇勸叩頭請西入榮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為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齊神武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諡曰景子綽忠弟德封河間公卒於鎮南將軍贈曹州刺史德子悝潁川太守卒於光州刺史諡曰恭子疑字子仲孝武初授兗州刺史于時



城人王奉伯等相扇謀逆棄城出走懸門發斷疑要而出  
詔齊州刺史尉景本州刺史蔡雋各部在州士往討之疑  
返復任封濮陽縣伯孝靜時轉尚書令攝選部疑雖居重  
任隨時而已薨於瀛州刺史贈司徒公謚曰靖懿惺第暉  
字景龍少沉敏頗涉文史宣武即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初  
孝文遷洛舊貴比日難移時欲和衆情遂許冬則居南夏便  
若北宣武頗惑左右之言外人遂有還北之問至乃榜賣  
田宅不安其居暉乃請閒言事具奏所聞曰先皇移都以  
百姓戀土故發冬夏二君之詔權寧物意耳乃是當時之  
言先皇深意且比來遷人安居歲久公私計立無復還情

伏願陛下終高祖既定之業勿信邪臣不然之說帝納之  
再遷侍中領右衛將軍雖無補益深被親寵凡在禁中要  
密之事暉別奉旨藏之於櫃唯暉入乃開其餘侍中黃門  
莫有知者侍中盧昶亦蒙恩賜故時人號曰餓彪將軍飢  
鷹侍中遷吏部尚書納貨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  
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餘官職各有差天下號曰市曹  
出為萬州刺史下州之日連車載物發信都至湯陰間首  
尾相屬道路不斷其車少脂角即於道上所逢之牛生截  
取角以充其用暉檢括下戶聽其歸首出調絹五萬匹然  
聚斂無極百姓患之明帝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



選事後詔暉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匡共決門下  
 大事暉又上書論政要其一曰御史之職務使得賢必得  
 其人不拘階秩久於其事責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觀  
 時而動頃來邊將亡遠大之略貪萬一之功楚梁之好未  
 聞而蠶婦之怨屢結斯乃庸人所為銳於姦利之所致也  
 平吳之計自有良圖不在於一城一戍也又河北數州國  
 之基本飢荒多年戶口流散方今境上兵復徵發即如此  
 日何易舉動愚謂數年以來唯宜靜邊以息召役安人勸  
 農惠此中夏請嚴敕邊將自今有賊戎來內附者不聽輒  
 遣援接比日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違詔書論三曰國之

資儲唯藉河北飢饉積年戶口逃散生長姦詐因生隱蔽  
 出縮老小妄注死失收入租調割入於己人困於下官損  
 於上自非更立權制善加檢括損耗之來方在末已請求  
 其議明宣條格帝納之暉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  
 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一百七十卷上起伏  
 義迄於晉凡十四代暉表薦表上之卒賜東園祕器贈使  
 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司空公諡曰文憲將葬給羽葆班  
 劍鼓吹二十人羽林百二十人子弼字宗輔性和厚美容  
 儀以莊帝舅子壻特封廣川縣子天平初累遷尚書令弼  
 妹為孝武所納以親情見委禮遇特隆歷中書監錄尚書



事位特進宗師齊受禪除左光祿大夫天保三年卒十年  
諸子與諸元同誅死弼弟子士將有巧思至齊武成時位  
將作大匠德弟贊頗有名譽好陳軍國事宜初置司州以  
贊為刺史賜爵上谷侯孝文戒贊化畿甸可宣孝道必令  
風教洽和文禮大備自今有不孝不悌者比其門櫛以  
刻其柱又詔曰司州刺史官尊位重職摠京畿選屬懿親  
以允具瞻之望但諸王年少未開政體故以授贊庶能助  
暉道化今司州始立郡縣初置公卿已下皆有本屬可人  
率子弟用相展敬於是賜名曰贊詔贊乘步挽入殿門加  
太子少師遷左僕射孝文將謀遷洛諸公多異同唯贊贊

大策帝每歲南伐執手寄以後事卒贈衛將軍僕射如

故後以留守贊輔之功進封晉陽縣伯贊弟淑字買仁鬱  
弓三百斤善騎射孝文時為河東太守河東俗多商賈罕  
事農桑人至有年三十不識耒耜淑下車勸課躬徃教示  
二年聞家給人足為之謠曰秦州河東仔抽代春元公至  
止田疇始理卒於平城鎮將諡曰靜有七子季海字元泉  
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季冲之女莊  
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尔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為外  
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  
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諡曰穆子



身字德良一名孝才遇周齊分隔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以身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身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周文以功臣子甚禮之人統末龍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周受禪例降為公隋文帝受禪自洛州刺史徵拜太常卿尋出為衛州刺史在職八年風化大洽以老病乞骸骨吏人詣闕上表請留上嗟歎者久之其年身以篤疾重請還京上令使者致醫藥問動靜相望於道卒于家諡曰宣

陳留王虔紇根之子也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衛王儀破黜弗部從衛辰慕容寶來寇虔絕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而輕敵於陳戰沒虔姿氣魁傑武力絕倫每以矛細短大作之猶患其輕復綴鈴於刃下其弓力倍加常人以其殊異代京武庫常存而志之虔常以稍刺人遂貫而高舉文嘗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二三人搖稍之徒亡魂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及為偏將常先登陷陣勇冠當時敵無衆寡莫敢抗其前者及薨舉國悲歎為之流涕道武追惜傷慟者數焉追諡陳留桓王配饗廟廷封其子悅為朱提王悅外和內佞道武常以桓王死王事特加親



寵為左將軍襲封後為宗師悅恃寵驕矜每謂所親王洛  
生之徒言曰一旦宮車晏駕吾止避衛公除此誰在吾前  
衛王儀美髯為內外所重悅故云初姚興之贖狄伯支悅  
送之路由鴈門悅因背誘姦豪以取其音後遇事譴逃亡  
投鴈門規收豪傑欲為不軌為土人執送帝怒而不罪明  
元即位引悅入侍仍懷姦計說帝云京師雜人不可保信  
宜誅其非類者又云鴈門人多詐并可誅之欲以雪其私  
忿帝不從悅內自疑懼懷刀入侍謀為大逆叔繇俊疑之  
竊視其懷有刃執而賜死弟崇太武詔令龍桓王爵崇性  
沉厚初衛王死後道武欲敦宗親之義詔引諸王子第入  
宴常山王素等三十餘人咸謂與衛王相坐疑懼皆出逃  
道將奔蠕蠕唯崇獨至道武見之甚悅厚加禮賜遂寵敬  
之素等於是亦安久之拜并州刺史有政績從征蠕蠕別  
督諸軍出大澤越沕耶山威懾漠北薨諡曰景王子建龍襲  
降爵為公位鎮北將軍懷荒鎮大將卒建子琛位恒肆二  
州刺史琛子翌尚書左僕射翌子暉

暉字叔平鬚眉如畫進止可觀好涉獵書記少得美名於  
京下周文禮之命與諸子遊處每同硯席情契甚厚再遷  
武伯下大夫時突厥屢為寇患朝廷將結和親令暉買錦  
綵十萬使突厥暉說以利害言可汗大悅遣其名王隨獻方



物俄拜儀同三司周武帝之甥突厥后令暉致禮授開府  
轉司憲大夫及平關東使暉安集河北封義寧子隋文帝  
總百揆加上開府進爵為公開皇初拜都官尚書兼領太  
僕奉詔決杜陽水灌三時原漑馬鹵之地數千頃人賴其  
利再遷兵部尚書監漕渠之役未幾坐事免頃之拜魏州  
刺史頗有惠政後以疾去職卒于京師帝嗟悼久之敕鴻  
臚監護喪事諡曰元子肅嗣位光祿少卿肅弟仁器性明  
敏位日南郡丞建弟嫡子祚字龍壽宣武校藝每於歲暮  
詔令教習講武初建以子罪失爵祚欲求本封有司奏聽  
祚襲公其工爵不輕共求更議詔從之卒於河州刺史節

閔時贈侍中尚書僕射虔兄顛性嚴重少言道武常敬之  
雅有謀策從平中山以功賜爵蒲城侯特見寵厚給鼓吹  
羽儀禮同岳牧莅政以威信著稱居官七年乃以元易干  
代顛為郡時易干子方言得寵於道武易干恃其子輕忽  
於顛不告其狀輕騎卒至排顛墜牀而據其坐顛不知代  
已謂以罪見捕既而知之取其侮慢謂易干曰我更滿被  
代常也汝無禮見辱豈可容哉遂搏而殺之以狀具聞道  
武壯之方言累以訴請乃詔顛輸贖顛乃自請罪道武赦  
之復免其贖病卒子倫太武時襲父爵以功除統萬鎮將  
後從永昌王仁南征別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



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崙曰今大風既勁若令推草車  
方軌並進乘風縱煙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之必矣從之  
斬康祖傳首行宮文成即位除秦州刺史進爵隴西公卒  
諡曰定公子琛襲爵

毗陵王順地干之子也性踈佷登國初賜爵南安公及道  
武討中山留順守京師栢肆之敗軍人有亡歸者言大軍  
奔散不知帝所在順聞之欲自立納莫題諫乃止時賀方  
眷等聚眾作亂於陰館順討之不克乃從留官自白登南  
入繁時故城阻灑水為固以寧人心道武善之進封為王  
位司隸校尉道武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  
坐莫不祇肅唯順獨坐寐不顧而唾帝怒廢之以王薨於  
家

遼西公意烈力真之子也先沒於慕容皝道武征中山棄  
妻子迎於井陘及平中原有戰獲勳賜爵遼西公除廣平  
太守時和跋為鄴行臺意烈性雄耿自以帝屬居跋下  
遂陰結徒黨將襲鄴發覺賜死子拔干博知古今文雖有  
罪道武以拔干宗親委之心腹有計略屢効忠勤明元踐  
阼除勃海太守吏人樂之賜爵武遂子轉平原鎮將得將  
志卒諡曰靈公子受洛襲進爵武邑公卒子叱奴武川  
鎮將叱奴子洪超頗有學涉大乘賊亂之後詔洪超持節



兼黃門侍郎綏慰異部還上言異土寬廣界去州六七百里負海險遠宜分置一州鎮遏海曲朝議從之後遂立滄州卒於北軍將光祿大夫意列弟勃善射御以勳賜爵彭城公卒諡曰謚陪葬金陵長子粟龍襲太武時督諸軍屯漠南瑞蠕表聞粟亮真言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征和龍以功進封為王薨陪葬金陵粟弟渾少善弓馬太武嘉之會有諸方使命渾射獸三頭發皆中時舉坐咸以為善及為宰官尚書頗以驕縱為失坐事免徙長社為人所害子庫汗為羽林中郎將從北巡有兔起乘輿前命庫汗射之應弦而斃太武悅賜一金兔以旌其能文成起景穆廟賜爵陽豐侯獻文即位復造文成廟拜殿中給事進爵為公庫汗明於斷決每奉使察行州鎮折獄以情所歷皆稱之秦州父老詣闕乞庫汗為刺史者前後千餘人朝廷許之未及遣遇病卒子古辰襲

窟咄昭成崩後苻洛以其年長逼徙長安苻堅禮之教以書學因亂隨慕容永東遷永以為新興太守劉顯之敗遣弟元泥等迎窟咄遂逼南界於是諸部騷動道武右子桓等謀應之同謀人單烏干以告帝帝慮駭人心沉吟未發後三日桓以謀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誅桓等五人餘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帝慮內難乃北踰陰山幸賀蘭部



七  
遺安同及長孫漫徵兵於慕容垂賀曼亡奔窟咄安同間  
行遂達以賀麟步騎六千以隨之安同與  
垂使人蘭紇俱還達牛川窟咄兄子意烈捍之安同乃隱  
身於商賈囊中至暮乃入空井得免仍奔賀麟軍既不至  
而稍前逼賀深干賀深干陰懷異端乃為窟咄來侵北部  
人皆驚駭莫有固志於是北部大人叔孫普洛即及諸烏  
九亡奔衛辰賀麟聞之遽遣安同朱譚等來既知賀麟軍  
近衆乃少定道武自弩山幸牛川窟咄進屯高柳道武復  
使安同詣賀麟因剋會期安同還帝踰參合出代北與賀  
麟會於高柳窟咄窮迫望旗奔走遂為衛辰殺之帝悉收  
其衆賀麟執帝別歸中山

論曰魏氏始自幽都肇基帝業上谷公等分枝若木疏派  
天潢或績預經綸大開土宇或迹同凶悖自致殲夷其禍  
福之來唯人所召至如神武之不事黃屋高揖萬乘義感  
隣國祚隆帝統太伯延陵未足多也高涼讓國之胤子那  
猛壯之風或大位未加或一贖罪讓德圖勞其義為關  
松滋氣幹相承聲迹俱顯天穆得不以道任過其量持盈  
必悔殺身為幸武衛父子兼將不略始見器重終以姦棄  
不足觀矣河間扶風武烈宣著宗子之可稱平衛王英風  
猛槩折衝見重謀之不臧卒以自喪秦王體度恢偉陳留



士史及傳三  
九四  
膽氣絕倫亡身強寇志力不展惜哉常山勇冠戎屬與魏  
升降亦以優乎陰平忠烈蒲陰哭宇榮寵兼茲蓋有由焉  
毗陵踈恨遼西狷介全身保位固亦難矣苻堅之轅真君  
衛辰之誅窰咄逆子賊臣蓋亦天下之惡一焉

列傳第三

北史十五

方洽周益周之冕孫粹然校正



